



三江月

博物

责编 乐建中 审读 刘云祥
2021年5月29日 星期六

美编 严勇杰 照排 余佳维

投稿 E-mail: ljz@cmb.com.cn



五月

花鸟记

记者 张海华 文/摄

今年5月,对于我来说,收获特别多,不少原先一直想拍却多年来始终无缘的物种,没想到在这个月里都让我见到了,它们包括:黄嘴白鹭、彩鹮、彩鹮(雌鸟)、四照花等。此外,还意外在市区拍到了难得一见的水雉,在山上发现了大片的已经果实累累的柘树……

关于彩鹮,我最近已经写过一篇《连夜“奔袭”拍彩鹮》的文章,刊登在本栏目上。现在,再为大家分享一下其他一些有意思的动植物。

“国宝”黄嘴白鹭路过海边

在今年2月公布的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上,黄嘴白鹭从原国家二级保护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,这是中国的多种白鹭中唯一一种属于国宝级的野生鸟类。

数量稀少的黄嘴白鹭,对宁波来说,既不是四季常在的留鸟,也不是冬候鸟或夏候鸟,而是“旅鸟”,即主要是在春秋迁徙期路过本地沿海,因此难得一见。以前,我在海边拍鸟时,也曾特别留意白色的鹭鸟,以期在鸟群中找出一只黄嘴白鹭来,但未曾如愿。

直到今年4月底,我得知鸟友在慈溪龙山镇海边拍到了这种鸟,非常激动,当即于4月30日傍晚赶到海边找它。那是一片围垦出来的浅水湿地,有20多只白色鹭鸟在那里活动。我用望远镜仔细找,近处的那几只,很快被排除了。后来,发现在约200米外的岸边,有一群鸟停在岸边,有个子高挑,犹如鹤立鸡群的大白鹭,也有个头明显较矮的常见的白鹭(也叫“小白鹭”)。再仔细看,有一只跟普通白鹭个子差不多的鸟混在里面,它的嘴是黄色的,而且脑后还有几缕散乱的“头发”。没错,这就是黄嘴白鹭!

我赶紧按下快门,先记录一下也好。然后,我就在原地等着,希望它会走近我这边。谁知,让我吃惊的是,这地方居然有人在放牛,但见远处有两个人大呼小叫,追赶着两大一小3只牛,顿时把鸟儿全吓跑了!此时天色渐黑,我也只好回家了。

5月1日下午,我又来到老地方,还好,黄嘴白鹭还在。我在合适的地方停了车,把镜头伸出车窗外,观察着鸟的动静。运气比前一天好多了,那只黄嘴白鹭沿着水边漫步,边走边觅食,越走越近,我终于拍到了还不错的照片。可惜的是,它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忽然飞走了,再也没有回来。5月2日大清早我又去了,但没有再找到它。

后来,我把黄嘴白鹭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,结果就有鸟友表示,黄嘴的白鹭他(她)也见过呀,似乎蛮常见的,没想到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我说,你所看到的,十之八九不是黄嘴白鹭,而是中白鹭或大白鹭之类。

说到这里,顺便为大家介绍一下,如何区分在宁波可以见到的5种白色鹭鸟:白鹭、中白鹭、大白鹭、黄嘴白鹭、牛背鹭。先来准确认识白鹭:其雪白的身体、黑色的喙及黄色的脚趾,是区别其他白色鹭鸟的鉴别特征;中白鹭,脚趾为黑色,嘴在繁殖期为黑色,非繁殖期则为黄色(而嘴端为黑色);大白鹭的脖子非常长,脚趾为黑色,嘴在繁殖期为黑色,非繁殖期则为黄色。至于牛背鹭,在繁殖期,其头部金黄,故不会被认错,但一过繁殖期,其全身均为白色,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白鹭。但牛背鹭的嘴是黄色的、脚趾是黑色的,还是跟白鹭明显不同的。

总结一下:“嘴黄,脚趾也黄”,只有同时符合这个条件,它才是难得一见的黄嘴白鹭!另外,在繁殖季节,哪怕没有看到黄嘴白鹭的脚(因为在水下或者粘满了污泥),我们也可以凭它后脑勺那飘逸的丝状羽和眼睛前面的蓝色裸皮,而确定它的身份。

冒大雨赴象山拍彩鹮

跟黄嘴白鹭不同,彩鹮并不是稀有、濒危的物种,早在10年前,我就多次拍到过彩鹮,而且拍得还不错。但今年5月下旬,一听说象山的水田里出现了彩鹮,我还是不顾恶劣天气,立马动身去拍了。

大家可能会问:这是为什么?说来惭愧,那是因为我以前拍到的都是彩鹮的雄鸟,而从未有缘见过雌鸟。或许又有人问:通常不是雄鸟比雌鸟更漂亮吗,那又何必为没有拍到过雌鸟而耿耿于怀?

这话说来就有点长了。在繁殖期,极大多数鸟儿,都是鸟爸爸鸟妈妈一起承担起筑巢、孵卵、育雏的工作。但彩鹮、水雉等少数鸟儿却属于“另类”:它们实行“一妻多夫”制,即在同一个繁殖季,雌鸟只管产卵,产完卵之后不久就另寻新欢,与其他雄鸟再次交配而产卵,至于接下来的孵卵与养儿育女的工作全部都由鸟爸爸来完成。

为了达到“多夫”的目的,在求偶期,彩鹮必须“女追男”:雌鸟得凭借靓丽的外表、强壮的身体以及各种“才艺表演”,才能获得雄鸟的青睐。因此,彩鹮雌鸟明显比雄鸟更为艳丽,同时体形也比雄鸟略大一点。雌鸟的头部与胸部均为鲜艳的栗红色,看上去雍容华贵,气度不凡;而雄鸟虽然也挺漂亮,但其体色比雌鸟暗淡得多——为了育雏的安全,这位“全职鸟爸爸”的羽色必须朴素低调,与环境尽可能融为一体,才能避免被天敌发现。

5月21日,我看到象山鸟友“塔山人”发在微信群里的照片,得知在西周镇的水田里有雌性彩鹮。由于22日周六那天我有事,只好决定在23日去拍。然而天公不作美,22日天气不错,而23日一早,我驱车出发时,却是大雨倾盆。看着前方的茫茫水雾,我一度心里有点动摇,边开车边想,要不掉头回家吧,这么大的雨,可怎么拍鸟?

好在到了象山,雨变小了。事先,“塔山人”给了我准确的定位,因此我很快到达了有彩鹮的水田边。跟守候黄嘴白鹭一样,我把车停在田边,用望远镜寻找彩鹮。这是一块处在山脚的水田,当时还没有种任何农作物,只有浅浅的水和各种野草。小雨中,一只白鹭在漫步觅食,还有丝光椋鸟、灰椋鸟、八哥、麻雀等也在田里寻找食物,但没见到彩鹮。

不过我并不着急。彩鹮是一种非常警觉的鸟,白天活动较少,常躲在草丛里,很难被发现。我的耐心得到了回报。约10分钟后,我看到田埂旁的草在晃动,两只鸟一前一后走了出来,这不正是一对彩鹮吗?只见它们小心翼翼地走着,不时停下来观望一下,后来似乎逐渐放松了下来,开始觅食、梳理羽毛。彩鹮的眼睛在头部所占比例较多,显得大而神。这跟它们喜欢在晨昏或夜间活动的习性有关。

这回,终于把雌雄彩鹮都拍到了,也算是了了我一桩多年的心愿。

终于见到盛开的四照花

上面拉拉杂杂,写了不少拍鸟的故事,限于篇幅,最后只能简单讲一下拍野花的事了。5月下旬,我如愿拍到了盛开的四照花,也非常值得一记。

四照花,为山茱萸科四照花属的落叶小乔木。三四年前的早秋,在鄞州与北仑交界的太白山顶上,我就拍过、尝过这种植物的俗称“山荔枝”的果实。我看到过照片,知道四照花的花也很漂亮,其花期在春末夏初。有一年,我曾去找过一次,但时间不对,没有看到花朵。今年5月,忽然见到朋友刚拍的四照花,马上决定再

上太白山看看。这回,我没有失望。在海拔500多米的太白山之巅,就在盘山公路旁边,盛开的四照花,犹如洁白的蝴蝶停满枝头,煞是好看。

为什么名为“四照花”?原来,是因为其花朵外围有4枚白色(或淡黄色)的苞片,光华四射。不过,不知道的人,往往会误以为那是4枚硕大的花瓣。其实真正的花朵处在被苞片所包围的中央,那里面有众多小花聚集成一个头状的花球。

花开得正好,我来得正巧。这是多么幸福的事。